再回青泥湖

◆王春芳

一

青泥湖是我们的摇篮湖，我们小时候都喊她“亲你湖”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她的美是多彩的。

还记得一群懵懂少年么？东方的太阳才升起，珍珠一样的露水端坐在荷叶中心，风儿轻轻吹，荷叶悠悠舞，珍珠就溜溜滚到小少年黝黑的脊背上。再分散成几粒小珍珠，顺着小少年的脊背，融入湖水。

还记得那青涩的小妹么？头戴荷叶帽，手端搪瓷盆，搪瓷盆上盖荷叶，荷叶下几尾鲫鱼在懵懵懂懂地找出路，还有一条刀鲚。只见刀鲚不堪被囚禁，积蓄力量，奋起一跃，越狱一般冲出搪瓷盆，吓得小妹连盆带鱼一起扔了。正在摸鱼的哥哥，眼睁睁看着自己一上午的劳动成果蹦蹦跳跳又回到了湖里，怒不可遏，上来给了小妹两巴掌。小妹委屈得不敢哭出声。湖水泛着细浪，像是嘲笑这对兄妹沮丧的笑纹。

青泥湖也许不会记得这些，因为那个年代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多。捉鱼摸虾，那是男孩子们的功课。作为女孩，专属职务是扯猪菜。

春节后捉的一头猪仔，到年底要承担过年的开销和来年兄弟姊妹的学费。为了激励小妹多扯猪菜，母亲还承诺，年底卖猪后，给小妹做一件花衣裳过年。

妞妞姐和丫丫都是小妹扯猪菜的小伙伴。放学后手挎竹篮，结伴而行，形影不离。

新春伊始，油菜和蚕豆脚下，都长着一层嫩嫩的鹅儿肠。火炬形的绿叶，淡绿色的茎，清脆清脆的，折断的口子流出晶莹剔透的汁液。无论是生吃还是拌点细糠煮熟，都是猪儿的最爱。它大口大口地吞咽，哼哼唧唧的，抖动着大耳朵，很享受的样子。

童年的小妹和她的伙伴都捉摸不透一件事，为什么结了长长豆荚的油菜和蚕豆收获在即，生产队的支书却命令拖拉机手把地耕了，好好的豆荚埋到地下去。还有那整片水田里红花草籽和蓝花草籽，多漂亮啊，花儿还没谢呢，也全部耕了，埋在黑色的泥土下。多可惜。

小妹的爸爸宠溺地摸着她的头说，傻孩子，这些作物埋在土下，是化着绿肥的，今年的稻谷和棉花，靠它们供养呢。小妹这才恍然大悟。

青泥湖的冬是萧杀苍凉的，呼啸的朔风似利剑能开肠破肚，让全身寒个透。但青泥湖的男人不畏惧这些。他们把湖分片抽干，喝上半瓶酒，就赤脚下河捉鱼。有扁担长的草鱼，还有板凳长的鲤鱼。按人口分配，七八口大家庭能分一大麻袋。小妹的妈妈把鱼洗了，剖了，鱼头挂在屋梁上，鱼尾拖在吃饭的大桌子上。小妹围着桌子转啊，幻想着等分肉了，猪骨头炖藕汤，那年味就美滋滋地来了。

春天到了，队上会组织妈妈们挖芦苇根。洗净，白白的。学校的操场上，架起食堂的大铁锅，放入芦苇根，清水煮沸，一股清香味就氤氲在学校的上空。一人一碗，淡黄色，微甜。儿时的特色饮料。

秋收季节，青泥湖的大地上，父母们忙得屁股不落板凳。阳光被风、雨、云淘洗过之后，含着软，浴着香，裹着暖。洁净又透明的空气里，稻香变得浓烈起来，整座村庄都陷落其中。

只有妞妞姐，挑着谷垛走在田埂上，流着泪。她的父亲有病，弟弟尚小，她辍学了，做工分补贴家用。她说她恨青泥湖，恨这片土地，恨她的贫穷，她的辛劳。

二

二八花季，湖水滋养的小姑娘，出落得水灵灵模样。像鸟儿的羽毛已经丰满，翅膀已经硬朗，她们向往蓝天，渴望搏击长空。

妞妞姐到了待嫁的年龄，说媒的踏破门槛。可她不想过穷日子，不想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不想走下雨后糍粑一样的泥巴路。村里唯一的高中生，会吹口琴的程二哥，信誓旦旦承诺会给妞妞姐好日子。土里出黄金，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富饶土地难道养不活人？他掏心掏肺苦口婆心劝妞妞姐留下。妞妞姐斜睨他一眼：靠那亩产几百斤的稻谷也能过好日子？终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。妞妞姐被一辆红色桑塔纳接走了，开车的是那个开了几年发廊就腰缠万贯的个体户。

看着小轿车扬起的尘土，程二哥眼睛里闪动着不屈的泪光。男人怎么可能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缴械投降？他咽不下这口气。他要致富，要改变乡村。

我们青泥湖不是鱼米之乡吗？我们湖里的鱼儿不是远近有名吗？就让鱼儿为我们开辟致富之路。我们要做大做强，富甲一方。

程二哥带头开疆辟土，承包湖滩。洒下草甘膦、百草枯，除去荷叶和芦苇，挖出了两百亩水面积的鱼塘，又承包了两百亩稻田。

为降低成本，程二哥在鱼塘的坝埂上，种了深绿的黑麦草。一大片，在风儿的号令下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，整齐地摆头。程二哥弓着腰，戴着草帽，淹没在绿草中，挥汗如雨，割草喂鱼。养出来的鱼儿虽不及野生鱼味道鲜美，但吃起来肉质柔嫩。程二哥赚钱了，买了耕地机，收割机，自己做上了庄园主。

为了增加产量，程二哥不割草了，改用投料机喂鱼。每天让工人驮几包鱼饲料抖入那永远也喂不饱的投料机，暴风雨一样砸向鱼塘中。那浑圆的鱼儿摇摆着笨拙的身体守在附近，等待着各种添加剂组合而成的“美味”。程二哥也像他鱼塘的鱼儿一样，挺着肚子，艰难地迈着八字步，大将军一样，指挥着他的工人劳作。

再种两百亩水稻，程二哥依然是闲庭信步。

程二哥富裕了，给整个青泥湖的乡亲指引了“方向”。养鱼的，养猪的，养鸭的，养虾的。一道道鱼塘坝，撕碎了蓝天白云的倒影。成群的鸭子，成群的鹅，搅浑了一池清水。

青泥湖的成功，成了他乡的教科书，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来客。

富裕后的青泥湖不再有辍学的孩子。丫丫和小妹，顺顺利利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，成为天之骄子，成为他乡建设的顶梁柱。闲暇之余，她们用自己手中的笔，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自己的家乡，儿时的天堂。

节假日，一批又一批的同学同事，陌生的读者，慕名而来。吃青泥湖的野生鱼，野生藕，看青泥湖的荷叶连田田，闻着村庄里漫溢的稻香，流连忘返。

然而，青泥湖的味道却渐渐变了。细而长的野生藕没有了，被鱼塘取而代之。他乡引进的品种，种在湖田里，长出来的藕或嫩白或褐色，炒藕丝还脆脆的，炖汤，似乎永远也炖不熟。

小妹带孩子回娘家。为了给孩子找点好吃的，外公在东方刚吐鱼肚白的时候，就到了湖边等野生鱼。

春寒料峭，湖风尖锐，吹得皮肤皲裂。湖水泛起的细浪被满湖的竹竿分解。小妹问爸湖里插那么多竹竿干什么？爸爸告诉她，是转箱，给鱼布下的迷魂阵，小鱼进去后都出不来。那大鱼呢？小妹问。湖里几乎没有大鱼了。爸爸说完这句话，叹声气，埋下头。湖风乘机掀起他的头发，乱蓬蓬的，像一撮灰白的乱茅草。小妹有些心疼父亲，说爸你别太费神，随便买点鸡鸭鱼肉都可以。爸爸白了她一眼：哪能让宝宝吃那些呢？猪和鱼的饲料里太多的添加剂，我们自己都不吃。

青泥湖还是青泥湖，青泥湖又不是青泥湖。她像一个体力严重透支的母亲，没有足够的营养，没有片刻的休养生息。日渐苍老，干瘪，病入膏肓。

青泥湖，我们亲你？

三

2009年9月18日，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，龙感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。青泥湖位于保护区内。撤销养殖场，迁移民众，还原湖滩草甸。十年的疗伤，十年的修复，十年的牵挂。

青泥湖，你可安好？

菊香枫红的时候，小妹，丫丫，妞妞姐，再次相约，相聚青泥湖。年轮在岁月中浸泡，她们已经是退休在家的中老年人，舞台的主角已经让给孩子们。怀乡，还乡，是她们的父辈在弥留之际无法释怀的心结，也是她们自己魂牵梦绕的念想。

近乡情更怯。路面已经加宽到九米，进入乡间，也有七米。车如过江之鲫，来去自如。

到了曾经的家门口，双脚踏上土地，熟稔的气息，直抵人的心底。这是她们深知的故乡，就像一把铁锹了解泥土，一片叶子熟读秋风。二十多个秋日，所有的记忆片段都悄无声息地散落在身后，直到她们的眼里，蓄满秋风。

粮食已经归仓。错过了稻谷用金穗铸就的壮丽田野景观，天地间显得空旷。田间还有不少倒伏的稻茬和堆放的稻草，吸引来各种鸟类，寻找遗落的稻谷。

天鹅的出现让三人十分意外。洁白的天使，用翅膀擦拭着天空，嘹嘹的叫声彰显不屈的斗志。几丈之遥，它们无视她们的存在，无所顾忌地投入到紧张繁忙的觅食之中。从吃相上看，它们对这块土地应该是熟悉的，就像在自家的壁柜里拿取食物，轻车熟路又津津有味。这些精灵的到来，让整块沉寂的原野，豁然间灵动起来。

堤外是清澈的湖水，太阳下，一浪追着一浪，闪着粼粼的光。一群垂钓者沿着坝脚一字排开，凝神屏气，盯着浮标。草甸上，零星点缀着消失多年的车前子，凤尾草，田七等中草药。野生植物的生命力也够强大，只要人类停止杀戮，它们就会伸出头，盎然向上。堤坝相比原来，加宽增高，显得大气。坝面水泥铺就，像给大湖戴上了银项圈。

妞妞姐看见了远处的程二哥，背着手，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，低着头漫步在细润漫平的湖滩。他的身体似乎有点浮肿，头上的毛发犹如冬天的树叶。一大片水就在他的脚边，浮浮漾漾，缓缓扑向岸边。程二哥忽然站定了，像是在看水，又像是什么也没看。是出神，带有几分落寞。

妞妞姐喊了一声程二哥，他像是惊醒了，转身看了一眼丫丫和小妹，然后盯住了妞妞姐。他们眼中都射出喜悦的光芒，但旋即暗淡下来。这是一对为改变命运付出毕生精力的人，千辛万苦，渴望爬到山顶看风景，当他们精疲力竭地坐在山顶上时，突然感觉不过如此的时候，脸色显出那种颓废迷茫的神情。

妞妞问：你的俩孩子不都在城里买了房吗？你怎么不随他们一起去呢？

程二哥轻轻摇摇头，他转身再次注视着大湖，湖面清爽，湖水浩荡，远处的一大群野鸭练兵布阵一样，一会儿遮天蔽日地飞向天空，一会儿冲锋陷阵杀敌般俯冲入水。丫丫和小妹惊喜地叫了起来。按照辈分，小妹应该喊二哥为二叔的，她扯扯他的衣袖，像小时候耍赖皮一样：二叔，我想坐船到湖中去玩。

程二哥笑了，说现在哪有船呢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禁湖十年。所有的捕鱼工具都上交了，唯一可以允许的就是钓鱼，一人一杆。

那你还住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住什么地方？妞妞似乎又回到了邻家小妹的角色，忙问道。

程二哥指着一栋两层楼房边的小平房说：挨着青泥湖办事处，筑个小巢留宿。踩在青泥湖的土地上，我心里踏实。走遍天下，我也只熟悉这一片。

四个人沉默无语，心里似有无限心事，一路走走停停。初冬的风迎面拂来，有几分寒意。路旁的一丛芦苇秆上，站着几只沙鸥，羽毛在风中抖动，见有生人来，抿了一下翅膀，飞入蓝天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王春芳，笔名木棉。湖北黄梅龙感湖人。爱好散文，短篇小说。湖北省作协会员。作品散见《散文选刊》《长江文艺》《东坡文艺》《黄冈日报》《鄂东晚报》等。

第三届“大地文心”生态文学征文活动落幕

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主办、中国环境报社承办的第三届“大地文心”中国生态文学征文活动就要落下帷幕了。征文自去年5月份启动以来，在那么多知名作家、文学爱好者以及广大生态文学读者的关心关爱下，取得了圆满成功，上千篇饱含着生态环保理念和故事的作品雪片一样飞来。读不尽，情悠长。

在大家的笔下，在思考者的眼中，既有对丰富传统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发扬，也有对当前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；既有来自生态环保一线的鲜活故事，也有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环保的真实记录；既有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物故事，也有讴歌自然生态之美的精美文章；既有记录生态环保历程的历史厚重感，也有引领潮流之先的生活时尚。题材广泛，体裁丰富，散文、小说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评论、书画作品……一时间，百花争放，美不胜收。

感谢每一位参与者，你们给了太多惊喜，太多意外，太多感动。作为一个载体、一种形式，我们深知征文活动承载的，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心与热爱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与向往，对人与自然和谐的企盼与渴望。当前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深水区，剩下的都是硬骨头，既需要硬措施，也需要软手段。我们要运用文化的力量，格物致知，成风化人，更广泛地传播生态文明价值理念，增强人们生态环境意识和行动的自觉。

征文活动虽然结束了，但是建设生态文明、守望美丽中国的使命并没有结束。是终点，也是起点。我们期待着，文学这片滋养人心的沃土，能够涌现出更多的人才，创作出更多的作品，反映时代的巨变、历史的足迹。

抬头望天

◆张生全

1

我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叫《屋檐口下望天》。我在书里写了我生活在乡下的父母，他们的生活与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早上出门的时候，他们会在屋檐口下根据天上的云彩与山头的雾气，来判断晴雨，安排农事，决定是否带蓑衣斗笠出门，是否把梁间的玉米、囤里的稻谷、架上的豆荚搬出去晒。午间时分，他们会抬头望天，望云，望太阳，决定是否回家吃午饭，是否给牛喂草，让猪出栏。天的一个笑脸，一个皱眉，一个喷嚏，都会牵动他们的心肠，让他们愁眉不展，让他们惊心动魄，让他们笑语欢声。

我在书里也写了小时候的我。小时候的我也经常抬头望天。那是生活在乡下的我，在“漫长、无聊和寂寞”的时光中，唯一能做的事情。

阴雨天，屋外有气无力的雨丝，绵延不断，一下就是一整天。我们常常坐在墙根下的桤木树桩上，看雨水从屋檐口有一搭没一搭落下来，砸在下面的石臼里。水珠飞溅出来，把半个地面都打湿。天上阴云滚过来，又滚过去，一团愁绪罩在头上，无影无形，挥之不去。

晚上的时光更加漫长。早早躺在床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唯一能做的事情，就是睁眼望天。晚上的天空实在没什么可望的，除了星星，还是星星。一颗星星又一颗星星冒出来，很快天上就全是密密麻麻的小白点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唯一能好好望一望的天空，是晴朗的白天。把牛羊牵到草坪，丢了绳子，任它自由自在吃草，然后就可以仰躺在草地上，安静地望天了。

万里无云的晴天是让人震撼的，当视野全部是天空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完全陷落了。没错，虽然天在头顶之上，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陷落。仿佛落进了一个无边的深潭，身体轻得就像一片羽毛。那一刻，你会觉得自己不是躺在草坪上，而是漂浮在半空中。

这确实是童年时期的美妙时光。不过，这样的时光并不多，滚滚的云层很快就爬上了天空，然后我们就知道，应该骑在牛背上回去了。

2

后来读书，然后参加工作，似乎就很少注意天的事情了。

重新注意天，是我调到眉山一个工业园区工作的时候。

那个工业园区在眉山郊外几十里的地方，是新划出来的一大片地。每天轰轰烈烈地建造着厂房，挖掘机喧闹着，装载机摇摇晃晃地飞来飞去。在那里，耳朵每天都被轰鸣环绕着，晚上睡觉了，那轰鸣声还会冲进我的梦里。

推进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，打造眉山速度，作为园区建设者一份子的我很清楚，那是一个必然的过程。

不过，从乡下来的我总是不适应，总想找一个地方，让自己清静一会儿，把自己漂洗了，清爽一下。

我曾试图在园区里找一块草地，躺下来望天，让天空把我陷落。不过并没有成功，因为并没有一块可以随便躺下来的地方。就算是草地，叶子上也都是土。就算下雨了也没用，那些草叶不是被冲刷干净了，反而是被染得更黑。

就仰着脖子，忍着后脖颈的酸痛望一望吧。不过实在也没什么可望的，天上任何时候都是灰蒙蒙的。小时候读过王勃的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觉得这是一种怎样的美景。不过我在园区，每天见到的，其实都是“水天一色”。水是灰蒙蒙的，地是灰蒙蒙的，天也是灰蒙蒙的。

我住在城里，每天早上需要坐车去园区，因此出门得很早。

秋冬时节，每次出门的时候，几乎都看不到路。整个眉山城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浓雾中。说是浓雾，似乎还不够准确，感觉应该是“豆腐花”。整座城市，在那一刻，都浸泡在惨白的豆腐花里。城里来来往往的汽车，就是一把切豆腐花的刀。一大上午了，城里的豆腐花才会被汽车们切得粉碎，完全坠落，变成尘土，飞坠到街道的两边，让清洁工人一遍又一遍清扫。

城里的豆腐花切碎了，但是在郊外，它们依然浓浓地铺展在大地上。

出城了，前后左右都是白茫茫的，我们的车只能凭借前方的车辆的雾灯，勉强知道路在哪里。整个行程都是慢腾腾的，车灯不停地闪，喇叭不停地响，事故也就在这种时候不期而来。

走不动了，不得不下车，舒活舒活被长久蜷曲的身体，抬头望天。然而除了白茫茫的光雾，又有什么好望的呢？

我常常试着说服自己，可总以失败告终。既然追求眉山速度，为什么我们的车却常常在路上停下来？这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？那时候的我，一直纠结着，苦恼着，就像陷入白茫茫的光雾一样，一直找不到出路。

3

我在这个园区呆了四年，然后就回眉山城中工作了。

回城后，起床就稍晚一些了，对早上的情况，就不太了解，也不怎么关注了。

况且，大部分时间里，我都埋首在书斋中写作。到单位上班，眼睛也就盯在电脑屏幕上。忙碌的生活，快速的节奏，让我任何时候都是俯首的姿态。

那时候的我，几乎忘了人还需要抬头望天。偶尔想起来，也就是叹息一声，灰蒙蒙的天，有什么可望的呢！

于是就不免有些后悔，儿时的我，为什么总是觉得时间过得慢呢？为什么总是觉得日子无聊呢？为什么连下雨的天气都忍受不了呢？下雨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，雨水又清又亮，那是一首抒情诗啊。空山新雨后，雨后的世界，草叶多绿啊，树梢多亮啊，丛林多葱啊，潮气多甜啊，泥土多香啊。那时候的我，为什么轻易就把那些美好的时光抛弃了呢？

天上，万里无云的时候是美的，云彩满天的时候，不也是美的吗？或者平湖微波，或者罗绮遍地，或者万马奔腾，或者沙场点兵。那时候的天空啊，有着一万张面孔。每一张面孔都是动人的，鲜活的，生机勃勃的。天空和大地，大地和人类，相依相存，组合起来的，是一个活力奔腾的世界。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人生转头一场空。

4

转眼就过了十年。这是我人生中最忙碌的十年，也是最迅疾的十年。每天的工作都是单调的三点一线，很多十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却感觉仿佛就在昨天。十年成了一张面孔，生活渐渐凝固。

我知道自己又陷入了另一种无聊。小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慢而无聊，现在却因为日子过得太快而无聊。小时候因为无聊，无视身边的山川风物。现在却因为山川风物没什么可看的，因而更加无聊。

不过虽然人生十年一霎而过，但是身体是骗不了自己的。两鬓的白发不知不觉就长起来了，体力不知不觉就不够了，身体各种器官，不知不觉就发出了磨损的回声。

“什么都不重要，身体才是第一位！”这句话成了家人和朋友们见面时，常常挂在嘴边的名言。医生也告诫我，应该加强锻炼！于是我开始大清早爬起来，出外锻炼。

不过，当我真正走出屋外的时候，户外的一切，忽然就把我惊住了。

本来，为了应付屋外的雾霾，我是准备了口罩的。但是当我真正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，眉山的早晨，并不是十年前我看到过的样子。十年前的早上，眉山城笼罩在无边无际的豆腐花里。现在的早上，却是清晰的，准确的。虽然依然有很多车，虽然路灯还开着，但是车灯和路灯的光芒，似乎都是暖的。在没有灯光的暗处，抬头望天，还可以看见月亮边上，云彩清晰的姿影。似乎那是月亮的家，似乎那个家有屋檐，屋檐下有蛛网，地上摆着方桌，桌上放着清茶，清茶飘着袅袅香气。一切都清晰可见，一切都清香可人。

眉山早上的天空，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生动，可以让我抬头望了呢！

每次跑到东坡湖上的湿地公园时，我就会在那些凳子上小坐一会儿。在这个安静的早上，望着群星如何退隐，望着朝霞如何擦亮树梢，望着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如何把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望着白鹭如何悠闲地飞上蓝天，和天上的白云、湖面的倒影完全融合在一起。

是的，这样的时刻是美妙的。人生如果能够在这样的时刻停下来，让自己也成为天地之间从容不迫的一部分，让时光也有着生命的青葱和力量，那是多么愉快的事情。

十年里，很多事情都在悄悄改变，包括眉山现在这个值得阅读，值得欣赏，值得抬头望一望的天空。我不知道眉山的天空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，甚至直到我参加了《中国环境报》“大地文心”生态文学采风活动，我才知道，眉山的早上能够变成可以驻足欣赏的样子，眉山的那些生态环保人，其实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。

但所有这些努力，却都是在幕后，都是在我们不经意间。眉山的天空，就如同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，一回首，她就已经亭亭玉立站在我们面前了。

不，对于我来说，那不是豆蔻年华的少女，那是我的初恋。儿时无视她的存在，失去了又追悔莫及的初恋，在今天，她带着更加明艳鲜亮的笑容，回到我的身边了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张生全，作家，四川省小说专委会委员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钟山》等发表作品300余万字，有长篇小说《重返蜀山》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，散文集《屋檐口下望天》等十余部。